

题记:

4月27日至5月2日,台湾著名女诗人古月,回到家乡走亲访友,受到衡阳诗人的热烈欢迎。期间,她游览石鼓书院,与同游的五位衡阳诗人相约写下这组诗歌。

与台湾诗人古月游石鼓书院

月亮与苦楝花的恋情

■古 月

是缓或急的涛声
是缥缈处
未击而鸣的石鼓声
梦中 声声呼唤
循着雨中倒影
走向你
走向一直醒着的梦

走向你 走向千年
骤雨中踏歌而来
来到你我血脉相连的土地
寻找被逆光隐去的月光
与飘落成泥的花瓣
圆一个虚拟的誓言

请给一片月色
回溯穿越你的时光
照见朝圣的心灵之旅
千江有水千江月
未到月圆更思亲
看,江面上飘漾淡紫的花瓣
苦楝花啊! 苦恋
一夕的回眸
是我魂萦千年难释的恋情

偕古月前辈冒雨游石鼓书院

■甘建华

其时,豪雨如注,流水漫过鞋面
石鼓书院
下了一场慷慨淋漓的雨

你撑着伞,缓缓走在书院广场
翘首仰望千年银杏
俯首诵读石书上的朱熹记

走过栈桥上的禹王屿巍峨碑
杨柳有意,轻拂台北来客的衣襟
雨中的石鼓,似乎隐隐而鸣

你指着山门前的苦楝树
紫雪般的花朵,开得多么热烈
香气馥郁,双方皆惊喜初次相见

崖畔上的梧桐,合江亭前的榆树
翠绿的腊梅,虬劲的国槐
自此,将会长相萦绕你的梦魂

看三条大江奔来眼底,石鼓书院
以春夏之交的疾风骤雨
引动你的诗心,与衡岳乡愁

癸卯年暮春,陪古月游石鼓书院

■罗诗斌

暮春的喜雨被子规的啼鸣催熟,如龙吟虎啸
唤醒石鼓江山的汨汨乡愁
那栖居于禹碑上的蝌蚪文,在雨中复活仓颉的灵感
与不朽的乡音
不断抬升石鼓书院的海拔

此刻,那株繁花似锦的苦楝树目送湘江北去
黄昏带来更多的缄默
这磅礴的孤独,韩愈尝过,洛夫尝过,而古月则尝试
以一把雨伞庇护那流浪已久的乡音
她怕在湿漉漉的回忆里,拎出咸涩的泪水

遥望来雁塔,雁鸣被历史的风雨擦亮
湘军水师曾在此扬帆远征

把生死交给刀枪剑戟,以热血擦拭生锈的朝代
我们每个人都活不过这滔滔江水
而有的人则被蔚蓝的湘江淘洗出黄金般的面容

传说如此惊心动魄:石鼓鸣,则土有兵革之事
乡民卢龙酷爱和平,遂将石鼓推入深潭
此刻,无数的号角,火把,雨声,与嘹亮的鸽哨
交织出历史的诗篇:浪花淘尽千古英雄
我们活着,将率领古老的汉字续写创世纪的诗美学

石鼓书院的月亮

■天晴了

雨一直下着
石鼓书院在雨中静默
武侯祠静默,孔夫子静默
七贤并肩而立
欢迎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
四月将尽,国槐一片浓绿
孔夫子抬头处,一树苦楝花缓缓开着
淡淡的紫,花里无数只眼睛
清亮,含笑,不时眨一眨
在我们身后,蒸、湘、耒三水汇聚
浩荡北去
天空还在下雨
我却分明看到石鼓书院上空
一轮古典的月亮,正在
徐徐升起

石鼓书院的雨下得亲切而密实

■楚狂人

因为她的到来,书院的雨下得亲切而密实
雨中漫游的我们,仿佛几个灵动的音符

这些来自唐宋的雨,自带诗词的韵味
它们在石鼓、国槐和合江亭上流动、闪烁与轻吟
她微笑,举止优雅,仿佛只有她
才能道出这雨中的美妙

一个双眼蓄满泪水的诗人
她正把藏在心里的那一角山水呈现出来
让雨把它们浇湿,淋透

她要把这些故乡的雨,一点一点地带回去
把其中的几点滴在枕畔
其他的,则让它们栖居在台北街头

与古月游石鼓书院

■周 苡

(一)

四月底的阵雨
敲打着湘、蒸、耒三江潮音
雨中的石鼓书院
一树苦楝淡紫色的凝眸
恰巧落在衡阳与台北的双肩

(二)

是乘月归来的帆影点点
还是回雁成行?
挂一帘雨梦
也休想掩饰合江亭的泪目

(三)

我曾经来过这儿
我确认石鼓书院的心跳
与唐宋的呼吸一致
如同这场大雨
饱蘸韩愈与朱熹、张栻的笔墨
乘道南正脉,大江东去



夏日悠悠草木长

■李玉辉

一直觉得,初夏的美与三春的美是并驾齐驱,难分高下的。似乎是以三两声炸雷拉开序幕,初夏迫不及待地登场了,随之而来的则是青草拔节后满意地伸伸懒腰,林木一改曾经的迷蒙与羞涩,拼命地往翠绿里去,往浓绿里靠近。整个大地,一股清新深邃的气息正在四处蔓延开来,清新而激越,热烈而欢快。

在初夏,你该继续擦亮眼眸。因为,随处可见的花真的有时候会给你错觉,春天其实并未走远,并且它还时时回望和回心转意似的向你走近了几步。你看你看,初夏的夹竹桃,粉嫩的花瓣里仍香飘悠悠惹人沉醉。石榴树在初夏的风里正拼尽全力地铆足劲,花骨朵像一枚枚小小的火炬,似乎要齐心协力地把整棵树的激情点燃。初夏槐风细,槐花满树,那份洁白足以将你的心来来回回地濯洗上千遍,而后让你遍体舒泰超凡脱俗。

当然,绿早已是初夏的主色调。嫩绿、葱绿、翠绿、青绿、油绿、墨绿……这么多的绿仿佛一夜之间涌现了。绿色涌动,整个大地看似杂乱无章,实则错落有致。风吹过来,大地开始了一种绿色的舞蹈,简单到极致,却是极为养眼养性的人间享受,让人尽情享受着这时光酿成的丰沛与厚重。

“花褪残红青杏小。”如果你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你可以温柔地抚摸到那些重重翠绿叶片之下的累累硕果。它们当然还很细小,但是正因为细小,才让你的发现更具惊喜,才让你的兴奋长久地驻留在你的脸上。

在初夏,你该时刻掀动鼻翼,去感受草木湿漉漉的呼吸。只要你足够敏锐,草木的呼吸其实是有味道的,在湿润的空气里,它们像云一样缥缈,又像风一样无处不在。它们轻微、隐约,似有若无,虽难以捉摸,却是让你感觉纯净与美的含蓄却奔放。

在初夏,你该时刻竖起双耳,保持听力的敏锐。如果你放下俗务,静坐乡下的门前,轻轻闭上双眼,你绝对可能听到脚下片片青草争先拔节、头顶树枝伸展甚至雏果一点一点扩大的声音。当然,还有轻风穿过林隙或者附在你耳边给予的一声声亲切的问候。有时还有水滴落在叶上,屋檐下如古曲般的声声悦耳。心底无私天地宽,如果将心境无限打开,你甚至还可以听到植物们的悄悄低语声声呢喃、窸窣窸窣,无法捕捉,却有着无法形容的美妙和神奇。

在初夏,我就特别想买块地,越偏远越好。我就能随时欣赏着纯净美妙的景色,倾听草木纯真的呼吸,在木屋里惬意地阅读写作。或者像法布尔,买一座旧宅,亲近自然醉心万物而后文坛留名,或者浮生若梦,干脆痛痛快快地虚掷光阴一场。

“清江一曲抱村流。”如果做不到这样,那么,在每一个风起的日子,我可不可以横笛一吹或抚琴一曲,以这样一种雅趣的方式悄悄地加入这些正在欢欣快乐地生长着的植物们中间去?就像美国绘画大师安德鲁·怀斯给自己画作《远方》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句:“你在风口遥望彼岸的紫丁香,你在田野捡拾古老的忧伤,我知道那是你心的方向。”那么,当我虔诚如斯心向往之的时候,它们是否能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地欣然接纳我?

清风吹来,一只陈年的蝉蜕飘落在我肩头,我还未来得及细看,它就被又一阵风吹落在地。我突然一阵惊觉,这是在提醒我,烈日炎炎,蝉鸣悠扬的盛夏已在日夜兼程的路上了吗?



制图:何芬